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正视邪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Koehn, Daryl
Publisher	American Scholars Press, Inc.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23 22:37:3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73685

正视邪恶

戴瑞·科恩

在如今这个后安然时代，到处都是拥护正直抵制邪恶的呼声，但是“正直”与“邪恶”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呢？本文从伦理和道德两方面阐述导致邪恶的原因，比较之后，就“正直”与“邪恶”给出一个伦理学上的评述。本文分析了“正直”的三种传统看法，并据此推断出难于根除腐败和邪恶的原因。导致邪恶的因素从根本上可以分为道德或伦理的因素，因此邪恶被以多种方式解释。之后我会讨论伦理学和道德上对这个概念定义的差异。由于本文的首要目的是揭示个体或整体面对邪恶时面临的挑战，因此我假设这种差异确实存在，并对此直接阐述。

从道德角度看，邪恶是对那些被社会奖励系统认可的，并被传统价值观念肯定的良好行为的违反。因此，邪恶常被看作是一个人对他人的侵犯。这种侵犯可以是侵犯的意图也可以是由于疏忽真正发生的侵犯。无论哪种情况，道德体系都聚焦在由于违反了一定的社会准则（例如履行合同的义务，谨慎原则）而导致一方受到伤害。与此相对的是，从伦理学角度来看，邪恶关注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人们遭受的伤害，尤其是由于未能很好地了解自己而遭受的折磨。恐惧和焦虑会驱使你去攻击他人，希望能借此转移恐惧。因此我并不否认遭受折磨可能会导致侵犯或暴力行为。然而，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违反准则是次要的，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才是邪恶的根源。邪恶首先是一种心理学的概念，指未能成功地发现人类生存的意义，或是未能找出宁静、满足的生活所要求具备的条件。

东方传统智慧和一些西方思想家都认为这种心理上的失败及随之遭受的折磨才是真正的邪恶，最危险的邪恶。一旦我们与真实的自我相分离，我们就会遭受各种错误观念的困扰。依我看来，没有必要把错误观念的所有形式都一一列出，毕竟它的形式数不胜数。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明确指出伦理邪恶的种群，却难以一一确定具体的类别。文学作品是考察伦理邪恶最丰富的例证来源。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被公认为是其著作中最恐怖的一篇，文中描述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受雇照顾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并不断地被邪恶的庄园男仆的鬼魂所骚扰。故事的结尾是小男孩死后，小女孩被带离了房子。这本书我读了三遍才明白，原来是家庭教师杀害了小男孩迈尔斯。那个所谓的鬼魂大部分是出于家庭教师需要一个对孩子的威胁存在，从而向雇主证明她是一位合格的家庭教师。在整本书中，她都是以“家庭女教师”的名义出现，我们不需要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剧情只是为了揭示当我们个人通过一个角色或是一种地位被完全地识别时，个人所遭受到的那种恐惧而设计的。这本书的情节环环相扣，读者很容易陷入詹姆斯设计的“陷阱”里，所以这种强迫感被扩大了一倍：像那个家庭教师一样，我们很容易认为他人是邪恶的，并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自己珍视的东西。读者不也鼓励家庭教师保护孩子们吗。我们的支持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家庭教师是邪恶的话，那作为鼓励她的读者，我们就不“邪恶”吗？

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小说《梅菲斯特/恶魔》（*Mephisto*）提供了伦理邪恶的又一例证。克劳斯以他的姐夫为蓝本，刻画了主角赫夫根不惜一切手段攫取大众崇拜的丑恶嘴脸。赫夫根由于成功地扮演了浮士德一剧中魔鬼靡菲斯特的角色成为纳粹将军府上的常客，为了维持在纳粹中的地位，赫夫根出卖了昔日好友，出卖了人性，最终出卖了自己的演出才能。文学作品并不是我们发现邪恶存在的唯一画面。很多人都在拼命地饲养佛教所说的“饿鬼”。我们疯狂地购买昂贵的骑装、精美的配饰，期望借此对世界证明我们的存在。狂热的贪婪和拜金主义最终导致了存在危机，许多富裕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曾经历过这种危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拜金主义的出现，使得这种危机在中国也有蔓延的趋势。中国一位著名的电视明星陈晓旭认为，名气和财富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尽管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漂亮的房子，想去哪里旅行就去哪里，与家人一同分享着名誉和奢

华，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开心。”于是她离开了电视行业，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每天中午都可以冥想一个小时。

错误观念是如此地消耗我们的意志，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对他人的同情心。据估计，美国至少有 10% 的首席执行官遭受沮丧地骚扰，通常他们会被标签为“自大狂”。这两种诊断之间并不冲突。由于我们寻找不到内心的平静才会感到沮丧，而沮丧又导致我们过分地关注自己，从而难以发现真实的世界。阿纳伊斯·宁（Anais Nin）曾说过“我们并不是按照世界的运转方式看世界，而是以我们的观点看世界。”我们对世界的错误理解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做出错误的或太过骄傲的假设。这样的假设就会导致接下来的一系列失败。伴随着这种折磨的增加，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残酷的怪圈，自大、沮丧、错误观念之间不断循环，痛苦倍加：“噢，怎么会变成这样？！”

为了逃出这种困境，我们必须回归正直。但是必须要谨慎，正直不是一个取得某种结果的手段，不要把它工具化。一些商人把正直当作一种商业资产并危险地宣扬，我们可以给正直标价，因为它具有市场价值。然而真正的正直是无价的。如我上述所言，如果正直是寻找有实际依据的（与虚幻相反的）对自我的感觉的实践，那么正直就是一切事物的衡量依据，因此极具价值。作为衡量标准，正直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其它任何事物（比如商务利益或公共关系利益）都无法赋予正直价值，因为正直本身就是所有价值的源泉。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会详细介绍正直的定义，以及为什么我们坚持邪恶路线就会感到无限困惑。正如此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所示，东方智慧对于正直的本质及邪恶的变化确实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因此，我希望以儒家和佛教对正直的教义开始介绍；然后我会转向由卡尔·荣格（Carl Jung）所代表的心理学解释，因为从很多方面而言，荣格的解释都是东方思想的补充；最后，我会简单讨论一下两幅画面，它们分别刻画了伦理邪恶和道德邪恶的区别表现。

什么是正直？

正直常被解释成个人的一贯性。是的，我们可以一贯地保持罪恶，没有人会认为罪恶的人是正直的。尽管正直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会保持一贯性，但不能因此就说正直本身会导致正式的一贯性。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正直定义为遵守道德规范或期望。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够完整。遵守规范或是与之保持一致，即使是道德规范，可能会使我们紧密地与社会结构相融合，但不会使我们成为正直的人。有时正直可能会要求我们打破，或是调整这些规范。如艾伦·特威格（Alan Twigg）所言，“道德是检验我们的一致性而不是正直的测试。”实际上，如果一个公司一味地要求顺从，很有可能意味着它的某些部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项研究表明，那些要求严格遵循伦理准则的公司很容易被指控违反法律，而那些未做严格要求的公司则很少被指控。这项研究验证了老子的著名论断：“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如果正直不能解释成为与法规保持一致，或者遵守法规，那又做何解释呢？

儒家观点

从孔子的观点来看，正直与其提倡的美德“真”完全相同，真可以被解释为慈悲、善良、人性化，被大众认可的权威（Tao, 2000; Hall and Ames, 1987）。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真代表着所有美德的集合。真拥有礼貌、忠诚、孝顺、勇敢、善良，及其它的一切美德。拥有真的人在与人交往的各个方面都能体现他的正直。孔孟之道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正直的人不会看不到他人的需要而被痛苦折磨；他们也不会被社会的教条约束得丧失自己的本性、内在价值和敏感：所有人对他人的痛苦都有一种天生的不忍之心...假设有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就要掉到井里，他肯定会感到难过，

立刻想要示警。他有这种感觉并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得到邻居和朋友的赞扬，更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声……同情心是真的种子。

因此说，正直就是人的思想和意识自发产生的感同身受和同情。

很多评论家也认为正直与对规章制度的遵从不是一回事（例如 Tao (2000), Koehn (2003)）。孔子质疑教条的体系。任何一个规范都必须放在特定的背景中考虑，为正确应用，我们必须考虑应用案例的进展，涉及的人物性格及应用的长期反响等。我们也必须考察自己的天分，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否则就会不自量力，做错事情。从理论上讲，两个人可能会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有时候甚至是从完全相反的方面证明正直的存在。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尽管三圣取道不同，却殊途同归，皆得圣人之道也，圣人之道既为“真”，既是人们期望君子所具备的品质。”

因此，正直是建立在同情心基础上的敏感和谦逊。谦虚使我们习惯于保持开放的态度，乐于学习，乐于提问，更好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论语·八佾》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问：‘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知礼也。’”统治阶层如果对待百姓太过有失公平的话，即便是统治者也会提出质疑。我们对他人应该是有选择地顺从，而不是盲从。

由于孔家思想一直关注人内心的自省，因此我将其划分为伦理学派。我们必须定期地审查自己的行为。在抱怨别人背叛了我们的信任时，首先应该考虑我们自己是否按照能够赢得别人信任的方式行事。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背叛信任的人是否应该得到指责，而是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式行事，从而鼓励他人也尽可能地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孔子与很多西方研究道德的思想家不同，他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对信赖的需求，而不是产生信任的先决条件。前者主要依赖于我们受训练形成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检验我们是否按照同情心行事，还是过于呆板或是轻率地行事。

佛教——基督教观点

尽管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方面有很多差异，它们仍在一些与正直概念有关的问题上保持一致。它们都认为正直是真实自我的表达方式。真实自我即本我，切忌与自我的概念混淆。佛教教义劝导我们要追求“无我”的状态（比如说，逃避本我传统上拥有的激情）。基督教教义警告世人，只有消灭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真实自我才能够生存。我们从未见过真实自我，按照圣人方济所言，是因为“所寻即所见。”真实自我与自我之间存在多方差异。

基督教将真实自我定义为“进入天堂的阶梯”，这却有些超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本我本身是无私的。恰恰相反，本我本身追求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满足与安宁。有时候逃避追求权力和地位的社会游戏消耗了我们过多的能量，使我们处在沮丧和焦虑中。当我们竭力满足此消彼长的时间与忠诚的要求时，我们希望感知到自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被分裂开来的部分。当我们被一个或多个角色、职业或形象强烈地区分开来时，我们的本我也会被肢解。因此分裂后的自我不可能是真正的或真实自我。有些学者就在致力于本我的辨认和分解工作，这些学者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当耶稣告诉我们“向凯撒解释何为暴君，向上帝解释何为神灵”，他是要提醒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我（在世俗中有逐渐迷失的倾向）与本我（引向永恒的卓越）的关系。当然，我们必须生活，交税，管理自己的财产，关心我们的孩子、父母、学生和顾客。耶稣从未建议过我们忽视这些责任。他只是警示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使我们失去对自己思想火花的洞察。正直的人是不会被这些日常的责任干扰其心灵工作。

正直的一部分就是寻找我们是谁的答案。佛教和基督教都认为我们需要与灵魂交流才能寻找到答

案。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oley, 2003）将这种心灵工作描述为：

你必须严格公平地面对自己的内在问题；你希望能够认知到无尽海洋般广阔灵魂的一切。但是——重要的是——你并不能一一确认灵魂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思想的背后总会有这么一个认知，你不是你的“激情”……，在你的灵魂深处总有一部分是清醒的、永恒的……。这就是真的“我”，纯粹的意识，是“为每个人进入世界照亮的光。”它以客观无私的态度观察你的一切言行——当然是以同情心为前提。

基督教、佛教和孔教都认为，我们只有一直进行“内心自省”才能够按照正直行事。这三种哲学的惯例都强调正直的人对同情的公正看法——这种公正不是麻木的，而是为了更加谨慎的言行与思考。佛祖就常被塑造成为一副摒弃七情六欲的庄严形象。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内心的平静，就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防止感情的剧烈波动。愤怒和恐惧常常源于对本我概念的错误理解。无论何时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都要探寻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的想法，并审视我们的反应是否公平。如果我们放纵或是压抑我们的情绪，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幼稚，甚至是与本我及珍视的亲友越来越疏远。

孔家人道思想建议可以先假设人们是进行这种心灵工作的。拒绝这种心灵尝试或是尝试失败就会导致人们的不诚实行为。一则禅语很好地解释了不诚实行为的形成：

曹山和尚，因僧问：“清税孤贫，乞师赈济！”

山云：“税阁梨！”

税应：“诺！”

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请注意，税是如何以第三人称代表自己提问的。曹山和尚一眼看穿税的小把戏，直接以税的名字称呼他。当曹山和尚以税的名字重复提问，税应答后，曹山直接称呼税为“你”，并引出上述评论“青原白家酒，等”。这里，曹山暗示税，不要假装帮与自己重名的第三人提出这些要求，这个第三人根本就是你自己。换句话说，税已经认知了自己的自我，但是却否认自我。智慧和满足感要求我们诚实谨慎地对待自己，要时刻意识到真实自我的存在，才能够识别、克服自我 (the ego) 设置的重重障碍。还要注意到税在说谎。他抱怨孤独时，他的老师曹山就在旁边。他不是独自一人，更不是无依无靠。既然他在困惑时能够向曹山寻求答案，就说明曹山过去曾经帮助过他。税已经喝下了三杯自我、教育和友谊的美酒，却还认为自己一无所有。这种缺乏对自我的认知，缺乏正直导致他的自私行为，并因此备受煎熬。

除了无私的自我认知和诚实以外，同情心也是正直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进行心灵工作，就会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地容易犯错。于是我们开始宽恕别人，因为我们自己及其需要他人的宽恕。正直意味着宽恕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真实世界的样子。如果我们坚持处于愤怒的状态，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到处都是敌对的情绪。如果要求他人祈求我们的宽恕，我们就不得不加倍地努力去说服那些受害者。那些“罪人”可能永远也不会道歉，他们到死也不会寻求我们的宽恕以期望得到平静。这些例证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深陷伤害和愤怒的地狱吗？不是的。宽恕是进行内心分离的一部分，它能够将本我从我们对他人看法的错误依赖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诫彼得要多宽恕别人。如果我们一直在合计自己拥有多少，别人又欠我们多少的负债表（不仅仅指钱财方面）的话，我们就变成那些我们声称愿意宽恕的人的奴隶。如果我们不停止或放弃这种负债表的方式的话，我们永远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当我们做到内心分离时，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他人会那样行事。当我们看到他人努力追逐那些他们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东西时，我们就更容易接受他们的行为。这里我并不是暗示正直意味着听之任之。相反，正直意味着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自己的意图和期望。我们甚至应该在地上划道线，为我们自己和同伴设定一个强制性的行为界限。然而正直的人，即孔子所

说的真君子，会在思想上建立起适宜的行为界限，不是出于愤怒，也不是出于恐惧。如果有人越过了我们的界限，我们的正直会阻止我们的憎恨或是疯狂的报复。这样，我们的判断就更倾向于正确，我们自己也少受些伤害。

你可能想知道：一个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给正直“不受伤害”的保护？我们不知道“正确”的确切定义，因此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正直应该是在无时间性的永恒形式下考虑的——也就是说，从永恒的角度看，或者是从希望获得永久安宁的人类体内神圣火花（以下简称“体内圣光”）的角度观察。正直的判断依据就从我们原来的“世界认为重要的事物”转向了“永远都处于重要位置的事物”。

如果我们被日常的琐事所困扰，或者我们永远想得到最大、最多、最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过于关注自己的权利，忽略或是忘记自己对本我和他人的责任——我们会变成耶稣指的“财神”的奴隶。只有我们将自我与无限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的欲望区别开来时，我们的精神或是真实自我才能够得到解放。自由的本我只有一个主，即人体内神圣的火花。如我上面提及的，正直等同于在同情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判断和目的的统一。如果我们同时为财神和上帝服务，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统一的。那些全身心地投入到满足自我欲望的人们将自己分成了两部分——本我仍然具有其特定的需要，这种需要未能得到满足就导致了个人的不快乐。越是自私自利，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就越倾向于攻击别人，散播不和谐因素，并希望借此将我们感到的焦虑与不幸转移到他人身上。如果我们自己得到解放，我们就没有谴责他人的欲望。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无完人，并且以后也不可能出现完美的人。谴责别人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只能让我们感觉更加不幸。在这方面，圣经里的寓言提供了不少完美的解释。我们不会被迫侍奉任何人。相反，当我们决定了侍奉的对象时，我们就给自己选则了一个主，无论是体内圣光、错误信仰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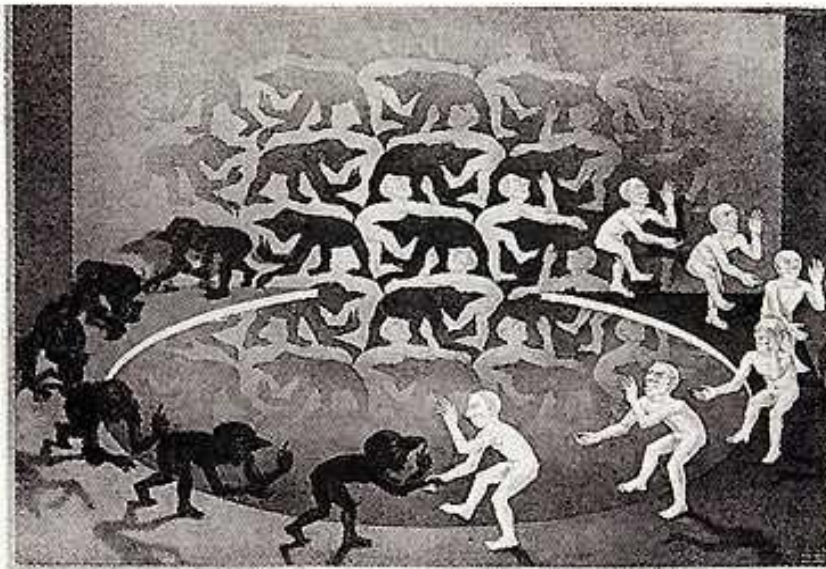
荣格观点

判断正直与否，是否是正确的判断有两个关键因素——接受能力和自我质疑。有关正直的很多讨论都集中在以某一特定方式言行。资深的心理学家约翰·毕博（John Beebe）（1995）将这类说法归结为阳性方面，他呼吁我们应该注意到正直的阴性方面。他认为，只有善于倾听，能够平静地接受围绕在我们周边的说法和感觉，我们才能够过上富足、安宁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够以同情的观点认识理解人类的所有经历和感受，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关爱和归属感。

同情心与理解力之间的深切联系常会被夸大，可能是因为这两者都是女性特征的典型代表。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男性与女性特征的统一体——他以“阿尼姆斯（Ani-mus）”和“阿尼玛（Ani-ma）”来定义，阿尼姆斯是指女性心灵中的男性意向，阿尼玛是指男性心灵中的女性意向。两者之间一旦失衡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既要努力塑造阴又要努力塑造阳。美国商界中，阿尼姆斯或说男性原则占主导地位。男人和女人都受到权利和控制欲的困扰。这里我不是说控制欲望完全没有必要，而是说自由的本我服务于体内圣光，它更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更为平和。但是，我还要提醒一句。如果我们对控制欲的合理渴望能够与下面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就会获得较为持久的满足：1）我们没有能力控制我们所处的宇宙，我们甚至很难理解宇宙的运行方式；2）我们对他人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取得完全控制的强烈欲望与承认存在依赖的必要性，及人类是脆弱的事实之间达到平衡的话，我们就会变成目标的奴隶，最终，一切努力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为大众介绍一款新品牌的牙刷，或是完成了一个难度很大的审计，谁又希望人们以这种方式记住他呢？一个矛盾的观点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及同类理解得越少，我们就会感觉到越空虚。没错，那样的话，在我们闲暇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争议可以调解，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思考。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仅仅是为了获得成功。

最后一点：除非我们正视自己的“阴影”（荣格提出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取得合理的判断与完美的美德——包括无私的同情、宽恕、本我 (the self) 与自我 (ego) 相分离、诚实。阴影是自我的一部分，常常代表人心中阴暗面，不被自己所察觉，但是需要将其与自我调节、整合在一起，以达到善行的目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友善地对待自己的阴影，我们就注定生活在错误的观念当中，遭受羞愧、焦虑、恐惧的折磨。做到友善对待就要求我们像孔子建议的一样，愿意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假设、动机、感觉和历史，吾将一日三省矣。

著名的错觉图形大师艾舍尔（M.C. Escher）的著作“遭遇”完美的解释了正直与自我和阴影的关系。



M.C. Escher, “Encounter” at www.worldofescher.com

图画上方是一群相互渗透的、困惑的、无差异的人形轮廓。如果我们不进行内心的自省，我们会处于这种状态，后果就是错置本我 (the self) 的恐惧，对整个世界都抱有偏见。当我们开始进行相互渗透的一体化工作，开始明白不仅要同情地看待世界，看待他人，更要学习用同情的目光看待自己（包括自己的阴暗面）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看清楚自己，才能够友善地整合自己的全部，包括那些我们最初不愿意认知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完整的本我上升到人类最崇高的美德——真的境地。图画上方的兽形的黑与白（或者说“好”与“坏”）水平向下地逐渐进化成清楚的人形，最后到达底端中部的划线时才形成一致的轮廓。

荣格提醒我们，正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做错——正直意味着人们变得更有自知之明，能够自我质疑，鼓起勇气与自己的不诚实斗争。正直的具体化表达意味着做上述的整合工作，而不是意味着永恒完整或完美。只有坚持这样做的人才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组织，照顾好他人。因为：当自我深深地堕落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矩阵中时，他人会变成我们人格的延伸，因此我们会视他们为同等重要。政治就是这种集体心理的真实体现，它要求我们高度的理解和关注，比如一个国家会选择信任的一位公民做领袖。

Nietzsche (1986, p. 394) 对正直的解释是，正直要求我们能够做到“成为离我们最近东西的好邻居”。阴影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善待自己的阴影，我们就会陷入沮丧、精神分裂或

是其它的心理疾病困扰。或者像弗洛伊德（Freud）说的那样“人们总是被自己的秘密所煎熬。”很少有人依据哲学、宗教、心理学惯例具体化的真理公开审视自己的行为，因此我猜想短期内腐化和贪婪还会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我们没有教育过孩子心灵工作的必要；不少孩子甚至不能够集中足够的注意力，开始内心的旅途。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不再讲授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因为学生们根本不能理解这部著作。现在中国学生也很少读巴金的书了，他们更喜欢轻松娱乐的读物，而不是“那些需要必要的背景知识，投入大量的时间阅读的厚部头”。更糟糕的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人们很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己，导致与他们的自我进一步分离。正如一位受奴役的经理所说，“就好像你的灵魂不属于你，而是属于公司一样...当你闲下来的时候，你肯定是在生病或是在睡觉，你已经没有真正的空闲时间了”。

总结上述的各种观点我们就会发现：正直是对生活进行的同情与理解的工作，这种工作一直在进行不懈地努力，将我们的真实自我与各种各样的错误自我区分开来（比如对我们角色的认识、永远都需要得到支持鼓励等），从而使自我得到完整性及持久的满足。儒家、佛教、基督教和深刻的心理学都认同，只有我们不断地进行心灵工作，控制自己的愤怒与恐惧，评估自己的可信度，宽恕自己和他人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归属。因此，正直具有其内在价值，它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脆弱性和依赖性。正直对本我没有太多的贡献，但是正直是成为真正的人的先决条件。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邪恶就是拒绝进行心灵工作，因此陷入一个不断恶化的循环怪圈中遭受折磨。让我以本文开始的问题作为结束——伦理邪恶和道德邪恶的区别。两幅相同主题的不同作品很好地阐释了这种区别。威廉·霍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在其作品《意识觉醒》（The Awakening Conscience）里刻画了一个妇人正要从她情人的大腿上站立起来的瞬间。图中多个线索暗示了妇人的身份，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她穿着一件被标志为“不正经”女人才会佩戴的波斯米亚围巾；还在窗前放了一块玻璃，防止他人看到屋子里的情景。图中男人一副占有的姿态反对她的站起——“为什么不坐在我腿上，和我一起弹奏一曲呢？”——暗示着男人为妇人提供房子，就认为女人应该伺候他。但是现在，情景有所变化了：妇人疑惑地看着远方，好像在问自己：“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她没有表现出害怕和愤怒，也没有对自己的状况做出审判。她仅仅是提出问题，然后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可能是第一次被提出。她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灵魂的命运；因此她的表情看起来已经神游太虚，超脱了世俗世界。亨特完美地捕捉到了自我意识觉醒的伦理时刻。我们不清楚这个妇人是否继续进行自我觉醒的思考，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她这一次是真正地面对自我。



William Holman Hunt, *The Awakening Conscience* at http://www.artchive.com/artchive/H/hunt/hunt_conscience.jpg.html

王星伟 (Wang Xing-wei) 的作品《意识觉醒》(The Awakening Conscience) 刻画了类似的一个瞬间，但是妇人的表情却不尽相同。



Wang Xing-wei, "Awakening of Conscience" at http://www.canvas-art.nl/stock/artists/wang_xingwei/awakening.html

图中的女人非常担心，可能是害怕同事发现他们两个尴尬的姿势，也可能是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司条例，还有可能是如果反抗男人的性骚扰，她就有可能丢掉工作。无论如何，害怕和羞愧是这幅画的主体。忧虑他人的想法，而不是自己灵魂的状态占了上风。因此，艺术家王先生描绘了一个道德的

瞬间，而不是伦理的瞬间。

只有当我们开始寻找真实自我，我们才能够反抗邪恶。错误的观念会以多种形式继续。政客们会抱怨犯罪，颁布法令，但是贪婪仍会继续增长。政客和官僚们错误地理解了发展和增长的定义，这种趋势不断增长，标志着我们走在了错误的路线上。发展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仅且仅当人们或事物不断地认识并满足其真实本质才能够称其为发展。因此发展是事物固有的优秀观点。相反，增长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是一个量化的概念。增长与贪婪及狂热的拜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腰围和银行账户可以说增长，但却不可说发展。实际上，我们常常用增长来描述病变，肿瘤就被形容为“增长”，因为癌就是无差异、未充分成长细胞的爆发。精神发展，癌细胞却会加倍地增长繁殖。因此，腐败可以被描述为政治机体内的癌细胞，只有当我们都认识到古语“医生，拯救自己！”，才能与癌症抗争。